

雨落故园

□ 孙成栋

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，但我们并不擅长告别。

自十六岁离开家乡进城读书，这个名叫“小孙庄”的村子，就开始成为我的故园，一次次牵引我回归的脚步，安放我疲惫的身躯，也暂栖我剪不断的回忆。

一场寒露前夕的秋雨，给小孙庄赋上湿漉漉的韵脚。透过老屋锈迹斑斑的纱门，凝望稀疏却不绝的雨帘，一丝淡淡的惆怅如雾般萦回。这雨，其实昨天就已飘洒，可这时并无甚愁肠。是今日的别意，融进了雨滴吗？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。于我，陪在耄耋之年的父母身边，不啻一场亲情的沐浴与洗礼。一座土灶，几口铁锅，瓦楞间就升腾起家常烟火。一方菜畦，几片云彩，竹篮中就盛满了乡土气息。一杯清茶，几句唠嗑，旧屋里就氤氲开人间真味。

雨丝如秋絮，穿过铁纱，落在木门上，让楹联的色泽又淡了些许。春秋易逝，乡音长留。纵是世事无常，人间多舛，那些祝福与期冀依然未曾远去。

相见时易别时难。尽管无数次让自己学会优雅地离开，可我始终是一个不擅告别的人。每当从小村暂别，总有依依不舍之感在心头漾起，如秋雨写在老院水缸里的涟漪。

匆匆吃过午饭，收拾了一番，我们便踏上归途。雨依然在飘洒，小巷的石板路上不时溅起朵朵雨花。由于进村的一段公路在维修，我的车只能停在村外。父母执意要送我们到车上，违拗不过，只得依了他们。

这些年来，无论哪次回乡，离开时父母都会送我们，不管阴晴雨雪。看着一个个大包小包全部塞进后备箱，车子启动，我们伸出窗外的手频频挥动，老人才一步步三回首地离去。

两三里的路程，二老留下一路叮咛，说得最多的是让我别熬夜，注意身体。以往，每每听到他们的嘱咐，我只是不住点头，这次眼眶却有些湿，幸亏雨水掩盖了我的尴尬。

到了车前，父母催我们赶快上车，免得被雨水淋湿。车窗上一片迷雾，我连忙打开雨刮器，可两旁的窗户依旧朦胧，村庄仿佛一幅抽象派画作。我打开车窗，两把老旧的黑伞下，两头如雪的白发分外醒目，而那双昏花的老眼里，闪着浑浊却热切的光。

来不及伤感，我催老人赶紧回家，并叮嘱他们雨天路滑，脚下小心。他们嘴上答应着，身子却未动，直到我关上车窗，才缓缓转过身去。

故园的雨，仍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窗。驶过一座石桥，我把车停到路边，摇下车窗回望。老人的身影已模糊不清，仿佛两片飘荡在雨雾里的叶子。将手掌“搭棚”于眼前，定睛细看，叶子又禁不住回旋往复，宛如父母回眸的目光。

秋雨绵绵，恍若一首怀旧的歌，陪伴我的离别之程。我告诉自己，挥手将会成为余生的常态，目送着一帧帧青春的背影，自己又会成为夕阳下的背影。

唯有珍惜每一次相聚，并珍藏亲情漫漫的分分秒秒。

芋情

□ 王洪武

芋头食用方法很多，可煮、可蒸、可烤、可炒、可烩、可炸。入菜谱，上得了厅堂。例如：冰糖芋、排骨蒸芋头、芋头蛋糕、芋头扣肉、红烧芋头、香芋饼等，芋中带素，雅中有俗，贵宾亦亦也疯抢之；家常芋头烧豆角、烧青菜，当咸又当饱，老小都喊好；做成各种各样的零食，像芋粿、芋丸、芋条等，儿童更是喜之不已。可谓百吃不厌，没齿难忘。

芋头耐贮存，买一次能吃上一月有余，省得天天提篮子奔菜场。

芋头的功效主要是：开胃生津、消炎镇痛、补气益肾，能治胃痛、痢疾、慢性肾炎。它性平味甘，具有散结、宽肠、通便作用。常食芋头对于易秋燥及大便干燥的老年人特别有好处。芋头的营养价值丰富，含有糖类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B群、钾、钙、锌等，适量吃芋也会增进食欲，帮助消化。不过，对有痰、敏性体质者、小儿食滞、胃纳欠佳、以及糖尿病患者还是少吃为好。

买芋头应选择结实的、没有斑点的、抓在手上重实实的。重量轻的，表示水分少，切开来肉质细白，表示质地松。芋头外形不要有烂点，否则切开一定

有腐败之处。芋头切开的汁液如果呈现粉质，肉质则香脆可口；如果呈现液态状，肉质就不那么蓬松。

农民种芋头可不容易。这玩意怕水又爱水，受涝便萎了，受干又枯了。它的“床铺”最好是黏质土，并置在靠水的高圩上。每天都要浇一次水，芋头根还要用水草围上，以保持水分。小时见父亲每天一早便水瓢一扛，去给芋园斛水，暑热中午还要斛一次。长长的竿柄，一瓢水一臂能解二三十米远，水儿落到芋叶上发出嘭嘭地清脆响声，随之，汗水也湿透了衣衫。所以农民们说：“芋头芋头，每天都要遇头！”懒人是不好芋头的。“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”，丰收时节，当您将一棵棵像老母猪叮着一窝仔猪的母子芋刨出地面时，心中那个高兴劲，就甭提啦！

从我记事始，家中父母乃至我现在，每年都像“护神”一样，冬贮一些芋头留着过春节，传说过年吃芋头会遇好人。这是人们的美好愿望。年年岁岁，此事儿我从不疏忽，好人确是遇到不少，但坏人、不顺心的事也未始幸免。不过，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荤菜吃得太多，对健康很不利，特别是逢年过节，伴些芋头等蔬菜，亦实在是在必要的。



希望的田野

林黛摄

成为一株向阳的植物

□ 胡益民

油菜、芝麻、黄豆什么的，总比长杂草强！

母亲终于放下手中的锄头，走到院门口阴凉的地方，坐在木凳上，关切地询问他工作的近况。他一五一十地讲述着。四五年前，他刚从一所普通的大学毕业，由于没有应聘到心仪的单位，一脸沮丧地回到老家，不是埋怨自己没有好的家庭背景，就是哀叹当下就业的形势不好。在母亲的安慰和鼓励下，他毅然走出家门，为超市发过传单、为美团送过外卖、为企业做过营销等。后来，他明确定位，找准方向，发挥自身专业优势，辗转多地，历尽周折，现在已成为苏南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。虽然辛苦些，但薪水是不菲的。母亲满意地点点头，依旧说：“‘树挪死，人挪活’，自己闯一闯，不是坏事！”

“我们现在去割南边的黄豆吧！”母亲递给他一把镰刀。他像小时候一样，跟着母亲走。不久，他们就来到那块地，饱满的豆荚挨挨挤挤地挂在豆株上，在耀眼的阳光下犹如铜铸一般，显示出一种成

熟的沧桑与自然的枯槁，让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！它们高矮相仿，粗细相似，井然有序，静默无声，仿佛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收割典礼！他像母亲一样，分开步子，弯下腰，一手扶着黄豆秸秆，一手将镰刀从其根部用力一割，秸秆纷纷倒下，顺势向上一挑，胳膊再一转，依次放在身后一根细长的布条上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他和母亲就从北割到南。这时，他惊讶地发现有几行黄豆，在一丛茂密的芦苇遮蔽下，显示出与季节不相匹配的青绿色，细长的茎像丝瓜的藤蔓总要竭力攀附着什么似的，残破的叶片和瘦小的豆荚在微风中轻轻颤动。回望一堆堆成堆饱满的豆株，他汗流满面地站在阳光下，若有所思。

成为一株向阳的植物，真好！哪怕有狂风肆虐，哪怕有暴雨倾盆，哪怕有烈日炙烤……接受应有的考验和锻炼，才能茁壮成长！

家乡柴草成美忆

□ 刘克强

“开门七件事，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”；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粮食重要，烧草也重要，这些俗语，耳熟能详。

今天说说家乡的柴草吧，家乡柴草是一宝。

我的老家顾家庄是盐城西乡最边远的一个小村庄之一，地处水网地区，小时候我们那里交通殊为不便，显得有些偏僻落后，然而她却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！“无种金苗芦苇荡”，说的就是我们顾家庄的一个重要特色。顾家庄不仅有千亩粮田，庄子西边还有2000多亩柴草滩（芦苇荡），自然生长之芦苇，无须播种插苗，无须耕田耙地，每于冬春收割，年年岁岁，“无私奉献”，人称无种金苗，恰如其分。

芦苇浑身是宝，柴草荡就是聚宝盆。我们家乡芦苇的叶片，堪称高等粽箬，名闻遐迩。每年端午节前，盐城鱼市口、登瀛桥下来自我们顾家庄小木船运来的粽箬以其叶

阔、色翠、味香而倍受青睐。因为地力肥沃，芦柴总是长得挺拔茁壮，收割下来大部分都被选为砌屋打笆的建材和各种各样的编织材料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家家编柴箔子、织席子，做摺子（囤粮用），年产二三十万件，有较好收入。这些以芦柴蒲草为原材料的副业生产，搞得红红火火。而更重要的是柴草进入市场，便成了商品，一船又一船的柴草运到湖垛、运到秦南仓、运到盐城柴草市场，甚至运往江南，很是热销。同时，柴草还能兑换粮食和各种物资，简直就是硬通货。就拿我家来说吧。土改时分得的十亩荡田，每年可以收割柴草三四十担，柴草收入也是全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吧。我能从初中毕业后离家到丁马小学读完小，后来又考到盐城农校读完了中专，其间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也是以柴草收入为保障的。

柴草作为烧饭的燃料更是功莫大焉！柴草收割下来以后，择整齐的、粗壮的，用于编织或外销，剩下的柴滩脚草都是烧锅煮饭绝好的柴火。小时候，我们吃的大灶饼都是用这种柴滩脚草烧制的。这些柴草，特别是红茅荻子脚草烧起来火旺、火匀，火候便于掌控，做起来的那种大灶饼背面的疤子黄灿灿，脆嘟嘟的，有点微焦，一咬就发出“嘎嘣”“嘎嘣”的声响，又酥又香，吃起来味道好极了。而这种大灶饼，只有用这种柴滩脚草来烧烤，才有这种效果。

因为我们顾家庄是粮丰草茂之地，比起单纯种粮的高田地区，条件要优越得多。那时候，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或几个柴草垛，很受高田地区人们的羡慕。要是哪家柴草垛多一些、大一些，就是儿女谈婚论嫁的底气也会更足一些。那时候高田地区与我们荡田地区做客的情况很普遍。亲戚之间礼尚往来，无非就是粮草鱼虾之类的交换吧，很热闹的。记得有这么一句话：“高田上人多刁，斤半粽子包两包，又想鱼吃吃，又想草烧烧”。当然喽，这是调侃，但也说明柴草有相当的价值。

那时候，给亲戚家送烧草是常事，记也记不清了。但是有一次父亲带我上船给舅舅家送柴草的事却记忆犹新。那是1950年腊月的一天，快到过年的时候，舅舅一家六口人正在烧草紧缺而犯愁呢。有句话说：“吃饭在三月里，烧草在腊月里”（三春头上，青黄不接，日天又长，干农活的人饭量大，粮食往往很紧张；腊月里冰河冻水，烧草需求量大）。那年舅舅家的麦秸草、稻草半年不到就烧完了，到了冬季，麦田里的稻草桩子也被拾光了，年关在即，烧草问题十分紧迫。那天，我父亲把家里几十捆柴草约七八担，刚好装满一船，中午开船，晚上八九点钟送到沿河北郑沟舅舅家，“雪中送炭”，舅舅一家感动不已！有了这一船草，舅舅家锅屋烟筒上立马升起了袅袅炊烟，年味也随之弥漫开来！

荡区柴草的丰收，是大自然对我们辛勤耕耘的一份慷慨馈赠。那一个个像小山似的柴草堆，不仅预示着冬日取暖有了充足的燃料和更多传统的手工艺品，更象征着这一年的辛劳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。这份丰收的背后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，是对勤劳与智慧的颂歌。它激励着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，继续以敬畏之心、勤勉之手，去创造更多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故事。

蟒蛇河枪声 ⑦③

难忘少年苦与泪 牢记一段辛酸史

□ 成克翔

初秋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从北向南，新四军一师二旅由南向北，解放了我们的家乡盐城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迎接解放。由于地方政权一时还来不及更换建立，乡长、保长还是用的原来的人员。

成登龙最怕老婆，群众称他老婆为“老狐狸”。老狐狸见形势不妙，她黑了良心，想趁共产党的政权不稳，趁机捞一把，叫狗腿子到每个学生家中，收课桌费三至五块大洋。我是她堂侄，又是邻居。我家大人、小人还经常为她白白劳动，她却亲自找我父亲，收缴三块大洋的课桌费。这笔钱对非常穷困的我家来说，真是天文数字。家中实在交不起这三块大洋，求她减少些或缓交，她坚决不答应，逼得我父亲焦愁不安，借债无门。读不读书，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前途。我父亲又找许校长求情，说我们自带课桌。他和老狐狸沆瀣一气，说什么“要想培养孩子读书，又不想出钱，世上哪有这等好事？”我父亲怕我知道课桌之事受刺激，不愿告诉我。我见父亲终日愁眉苦脸、闷闷不乐的样子，猜想他肯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。我也听同学说到老狐狸收课桌费的情况，又见老狐狸几次到我家来，我就断定是课桌费的事让父亲为难了。父亲一心想培养孩子读完小学，让我能

写写信、记记账，多懂点做人的道理，但这三块大洋要卖两担稻子才够。可是，卖了口粮，一家人春天吃什么啊？因此，父亲十分愁虑，焦急万分。

我知道父亲前后为难，就劝说父亲，不能为了我读书，卖掉口粮，春天一家人去讨饭。如果这样做，我还能安心读书吗？钱我拿不起，地主婆我们惹不起，自带课桌又不行，我就不读书了，她拿我没有办法。再说，现在到处是兵荒马乱的，日寇到处烧杀抢掠、强奸妇女，上学也不得安宁。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新四军是我们穷苦人民的军队，我还不如去参加新四军打鬼子。这些大道理，我是从宣传队学来的。

父亲却劝我说：“你还小，参加新四军吃不了那种苦，还要经常打仗，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，你先在家里边复习，边帮助家里做点家务，等明年弄到钱了，还是送你去上学！”

由于第二次失学对我刺激太大，尤其见到同学上学、放学从我门前经过，我感到愧疚，思想紊乱，常常心情不安，父亲所说的话，我根本听不进去。由于参军决心已定，我就和成斌几个人协商好，不告诉家里人，来个不辞而别，就参加了新四军，在一师二旅四团新兵连

当战士。

到了军队这座大熔炉，我感到处处新鲜，事事如意。战友之间不管大小，都互相称同志。对受过旧社会苦的我，如放飞之鸟。排长、连长对我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同志之间非常团结友好。一有病号，互相照顾，医生医治，排长、连长不断看望，炊事员也端饭送菜，战友们真是亲密无间，亲如兄弟。凡有公差勤务，大家都抢着干，站岗放哨也非常积极主动。指导员、文化教员、支部书记经常带领我们到群众中去，宣传抗日救国，动员群众参军参战。我们都自觉地遵守纪律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连长、排长每天夜晚查岗、查铺，替我们盖被子、缝衣裤、钉纽扣。大家在革命军营里生活，部队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。（未完待续）

